

支持警察執法 香港才有希望

自從政府決定停止《逃犯條例》修訂後，反對派並沒有作出妥協的跡象，反而變本加厲，展開「遍地開花」的遊擊式的示威運動，不僅擾民，也對警察執法工作造成重大困難。事實上，警察也已經成為暴徒們蓄意攻擊的對象，目的就是要打垮警隊，令警察不敢執法，從而可以大搞無政府主義。

顧敏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沙田發生暴亂，警察在執法中多人受傷，一人被暴徒咬斷手指，其血腥程度令人髮指。暴徒在發狂，市民卻仍然選擇沉默和冷眼旁觀嗎？暴徒攻擊警察，大家是不應該保持沉默。如果警察不再執法，那麼，社會的安寧就難以為繼，到頭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就蕩然無存，民眾的生命和財產也得不到保障，受害的不就是大家自己嗎？！

撐警察就是保護市民利益

警方現在面對嚴重的加班加點工作，他們被辱罵、被指責、被攻擊、被起底、被威脅；他們要面臨警監會的調查；他們在執法時只能使用最低限度的武力，面對數倍於他們的暴徒，無法抓捕，只能後退。如果沒有有良知的民眾支持他們，如果沒有警察的專業素養，警察恐怕就要垮了，就會出現更多的無政府和無法無天的行為。

為此，筆者呼籲特首率管治團隊站出來，強調法治秩序的重要性，呼籲建制派發動廣大民眾起來支持警察執法，給予警隊最大的精神支持，為警隊提振士氣，勇敢執法，清除暴徒。

目前警察執法，首先要面對的阻礙是眾多的蒙面暴徒。面對這些兇惡的暴徒，警棍和胡椒噴劑是不足夠的。而且，目前的衝突場面混亂，警方一再警告無關人士

離開，那些選擇不離開的人，出現任何狀況，他們自己不用負責？

警察清場和執法時，還要面對反對派議員的阻撓，這些政客持着議員的身份，「適時」出現在警察面前，說一大堆站不住腳的歪理，將矛盾的焦點指向政府，為激進暴力示威者提供保護傘。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曾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警方在旺角驅散示威者期間，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區諾軒刻意擋在警方防線前，阻礙警方推進及清場。聲明指，該會對兩名議員非常失望及憤慨，並予以「嚴厲譴責」。信件指出，警方多次以揚聲器要求兩人不要妨礙警方工作，但二人提出要保護記者等理由站在警方防線前，拒絕離開，正是譚文豪、區諾軒二人刻意在警方防線前，挑釁警方吸引記者聚集採訪，使原本混亂的場面更加混亂。這些，大家可以清楚從電視畫面看到。

警察要清場時，一大堆記者堵在警察前面，逐個拍攝警察，成為警察清場的障礙。警察為了公共利益而執法與記者採訪，兩者利益誰為重？這是不言而喻的，採訪不能妨礙執法，這是記者們必須牢記在心的原則。

阻擋執法搞亂香港必被清算

記者有採訪權，但不應採用阻擋的方式進行採訪。這裡還有個玄機，就是每當有記者受傷時，香港記者協會就會出來抗議。但是，上水暴亂中，有記者被暴徒鐵通頭頂受傷，記協嚴厲譴責了嗎？香港記者協會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曾發的聲明揚言，警方多次用盾牌推撞前線記者的鏡頭和身體，喝罵、甚至襲擊記者，嚴重阻礙了採訪，妨礙新聞自由。聲明表

示，現場記者大多數都穿上背心、佩戴記者證，並多次表明身份，不過仍遭警方惡意推撞。香港記者協會與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對此向警方表達「嚴厲譴責」。難道表明記者身份，就可以阻擋警察執法嗎？

網上流傳出現這樣一個劇本：

- 1.搵一個團體，申請「和平」遊行；
- 2.到時間夠鐘，主持人宣佈遊行結束，叫人解散(以示之後的事，與我無關)；
- 3.搵一個人扮影吃相，然後搵大班示威者圍佢；
- 4.影相者搵警察求救，警察保護影相者；
- 5.形成示威者與警察對峙的局面；
- 6.其他人趁亂乘機堵塞道路；
- 7.議員刻意走入警察和示威者之間，講一番廢話，阻擋警方推進；
- 8.記者亦乘機走埋議員附近，築成人牆；
- 9.若警察使用武力推進/驅散，就大叫警察打議員或記者；
- 10.記協發聲明譴責，反對派發聲明譴責。

不要當市民是傻瓜，電視新聞一再展示上述的「精心安排」。「人在做，天在看」，這場人為的暴力抗爭醜劇必定被揭穿。多行不義必自斃，反對派應該懂得這個道理。誠如有識之士所言，他們在香港搞破壞，對香港和國家帶來麻煩，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甚至會破壞香港安定繁榮。反對派繼續作非為，縱容暴力，一定會被市民和法律清算。

「無大台」的虛幻與謊言

鄭思揚 資深研究員

在尚未完全退場的「反修例」暴力衝突中，沒有政團組織或人士出面指揮和統籌的「無大台」模式，在坊間備受熱議。一些學者及媒體有意無意強調，反修例示威「去中心化」，以凸顯示威的自發性。然而，這一系列暴力衝擊，真的僅憑網民在社交平台策劃嗎？反修例暴力衝突不僅挑戰特區政府的管治，亦有試探中央政府的底線。激進示威者不僅有明確目標，看似被情緒主導，但多數人十分惜身，不至於讓情況走向失控。我們既要看到，激進示威者在戰術層面上確有臨場進行群體決策的事實，同時也必須清楚，這些人在戰略層面清晰執行「大台」的指令。

Telegram和「連登」扮演指揮者

反修例暴力衝突以「自發」、「無大台」面貌出現，但網絡科技與社交平台的專業運用在背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看似無法預知走向，其實遵循一定的「遊戲規則」。

其中，通訊工具Telegram和「連登」網上討論區扮演指揮平台的角色，前者主要用於「內圈決策」，供示威者接收指令和完成決策；後者用於「外圈決策」，由網民和示威者共同討論與決策。

「連登」和Telegram成為激進示威者在這次「反修例」暴力衝突的主要串聯平台，先由少數人的內部決策群組決定行動方針，再將信息

和指令發放到不同的公開討論群組，以此多點開花，擴大傳播面。由此可見，負責決策的群組實際上就是行動指揮中心。

因此，「無大台」準確來說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扁平化」，而非「去中心化」，由於「無大台」社運的組織層級比以往有「大台」的社運少了，前線示威者對現場的異動更能靈活地作出調整；二是強調目標導向，每場行動的目標清晰，不僅降低行動「走樣」的風險，更能讓前線示威者在「底線」之上行事。

以「612暴動」及「621包圍警總」行動為例。由於沒有「大台」的領導，因此每場行動必須首先設置明確的目標和任務，如示威者在6月12日的行動旨在阻止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進入大樓審議《逃犯條例》修訂草案，6月21日的行動則試圖迫使特區政府滿足他們所提出的「四大訴求」；其次，他們分工明確，利用社交平台，組織協調異常高效；再次，他們更有策略性地進行「持續抗爭」，日夜聚散，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更改策略。

和2014年違法「佔中」及台灣「太陽花學運」相比，此次反修例暴力衝突看似「去中心化」，看似由群眾自發，其實戰略決策與推動主要議程的依舊是少數人，只是他們利用網絡科技和社交平台，將指揮中心地下化，製造出「無大台」的假象。

值得善良的人們深思的是，哪些人和機構操

控這些通訊軟件和網絡群組？他們得到哪些人和機構的技術支持？如此多的網絡群組和通訊工具如何整合？在現場如此多人同時應用無線網絡，如何確保指令能夠順利發出，不至於出現網絡堵塞？所謂「無大台」行動，豈能將其視為群眾自發運動？

反修例旨在奪取管治權

近期，部分學者評論「無大台」行動時，無不強調群眾自發，不知道他們是真信還是假懂，且字裡行間有美化暴力之嫌。他們當中甚至有人認為，示威者採用「較為激進的抗爭方式」，是因為政府「高壓政策」導致，因此要予以更大的「包容和理解」。

試問一下，這些聲稱自願「參戰」的年輕人，對修例內容本身有多少了解？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更多是被所謂「浪漫情懷」綁架，很難理性思考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對貌似「無大台」的抗爭運作，又了解多少？讓人不齒的是，為人師表的學者不但沒有制止，反而不斷鼓動年輕人參與暴力衝擊，教授「戰術」，還要社會包容違法暴力行為。

在「無大台」模式下，找出背後的組織者難度不小，依法懲治的難度也很大，因此社會各界更須譴責將年輕人推向暴力衝擊前線的反對派。反對派喊出要求「真普選」的口號，「司馬昭之心」已露。顯然，他們反的不是修例，而是政權。

支持港大校長要求師生守法

郭文緯

香港大學曾經是亞洲最好的大學，但從最近的一些國際學術排名來看，香港大學早已被新加坡、日本和內地的大學所超越。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教授精警地概括港大排名下滑的原因。李國章指出，該校許多學術人員投放在政治活動上的精力多於在研究和教學工作上。他的意思很明顯，即許多港大的教授和學生都會優先參與政治和社會事件，而不是他們的學術責任。李教授的哀嘆可從港大近年來爆出一樁樁醜聞中印證。

港大校長挺身而出捍衛香港法治

首先，最早主張「港獨」的是港大學生會發行的雜誌《學苑》，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曾對此發表過強烈譴責。

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到訪港大，港大學生發起大規模示威，引發校園肢體暴力。時任校長徐立之對學生的行為失望至極，決定約滿後不續任。

2015年，港大學生會與政黨（主要是公民黨）勾結，搞砸了港大校委會任命下一任副校長的會議。他們強行扣住校委會成員，並對一些試圖離開的校委會成員進行言語辱罵甚至身體上的攻擊。

當然，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也不得不提。他組織了非法「佔中」運動，現在罪有應得，正在監獄服刑。

當港大現任校長張翔於2018年1月就職時，許多人就預測這些惡勢力不會讓他過好日子。他們完全無視張翔身為國際知名科學家的背景，哪怕張翔曾是著名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教授。他們問張翔是否會允許在校園內自由討論「港獨」話題。我十分欣賞他的答覆——他表示學術自由是重要的，但並非全無限制。

一年後的今天，他因發表與7月1日搗毀立法會大樓相關的言論而受到抨擊。他在聲明中表示，「立法會大樓日前發生的暴力事件，令我深感痛心，破壞性的行動應予譴責。」

只要是通情達理的人都會明白張翔言之有理。香港一流大學的校長，確實需要挺身而出捍衛香港成功的基石——法治。沒有人會希望他默許年輕人衝擊立法會大樓，無視他們的種種暴力行為。即使是首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也站出來譴責暴徒，表示他們應被判處阻嚇性刑罰。相比其他迴避問題、生怕惹怒激進學生的大學校長，港大校長的言論更顯得令人欽佩。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一心求穩，只表示近日社會爆發的矛盾和衝突「令人痛心」，不帶一句譴責。很明顯，即使是資深學者也被一班好勇鬥狠的學生所嚇倒。

打擊暴民政治張翔不是孤軍作戰

儘管張翔做法完全恰當，卻受盡指責，校友、教職員和學生紛紛抨擊他的做法，並要求

他撤回譴責聲明。我們理應下來撫心自問，何以會出現今日的亂局？

就在上星期五的夜晚，一班擦是門非的香港大學學生於晚上11點左右相約前往校長的住所。他們大聲辱罵，並在住所前方的地上塗上貶義標語，完全沒顧慮到他們正在深夜時分侵犯大學校長及其家屬的隱私。

值得一讚的是，張翔以禮相待，邀請學生入內交談，可是他們無禮地拒絕，並繼續指罵他們的校長。張翔冷靜應對，只是重申任何暴力行徑都應該予以譴責，並承諾會與他們公開討論。

在這時候公眾的支持至為重要，要讓張翔知道在打擊暴民政治的過程中他並不是孤軍作戰。我相信大多數校友和學生都能明辨是非，他們應在公開討論中理直氣壯地支持自己的校長。港大校務委員會亦應發表聲明，支持校長早前表明的立場。

張翔應在公開討論中提醒教職員和學生應有的道德操守。他可以引用其母校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標準，包括個人承擔和責任、以禮待人和奉公守法等準則。可惜的是這些操守在港大早已消失殆盡。

(本文作者郭文緯曾任副廉政專員，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內容有刪改。)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近日有人於網上號召到不同地區遊行，但最終都演變成警民衝突，沙田當晚更是悚目驚心，有警員被人圍毆，多名警員受傷，更有一名警員被咬斷一截手指，亦有警員面骨及眼骨爆裂。首先，我對所有事件中受傷的警員致以深切慰問，並對一連串違法暴力行為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從多次衝突中可見，這些暴力衝擊者並非純粹網民自發，而是有組織、有部署，更有大量物資供應，安全帽和護眼罩幾乎每次都是大量供應。若說是完全自發，沒有任何統籌策劃，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每次遊行當中，都混入一小撮滋事分子，他們蓄意煽動遊行人士的情緒，佔據道路，衝擊警方的防線，並且辱罵和挑釁在場警員。可以說，每一次的和平遊行，都被這些暴徒騎劫。我相信這是所有和平、理性地參與遊行的人士所不樂見的。

事實上，政府近期已一再重申，《逃犯條例》修訂工作已經完全停止，但由7月1日衝擊立法會大肆破壞開始，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變本加厲，無疑已遠超反修例的訴求。而從近日的遊行示威可見，重點已不再單純是反修例，當中亦夾雜了其他地區議題，例如：水貨客問題。針對這類地區問題，政府和議會一直在政策層面上努力，過去亦曾推出實質的措施，去改善有關問題。雖然我完全明白這些問題對市民所造成的影響，然而，這些複雜的問題並非簡單地以暴力衝擊就可以解決的，始終需要透過正當的渠道，在政策層面上去改善。也就是說，若果達至任何實質的改善，遲早需要回歸理性，以合法的方式去處理。

可是，反對派議員顛倒黑白，滿口歪理，說警方不應清場、說警方在商場內毆打示威者。但從多條新聞片段及途人手機拍攝的片段均可見，當時暴徒主動向警員發動攻擊，例如：一名在扶手電梯上的警員，被暴徒從後用腳踢向背部、倒在地下，然後幾十名暴徒一擁而上，對倒地的警員拳打腳踢，慘不忍睹。無論怎么看，都是暴徒毆打警察，而不是警察毆打示威者。反對派議員睜着眼睛說瞎話抹黑警方，一再打擊警隊的士氣，實在居心叵測。

警隊是守護法治的最前線，他們是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防線。沙田衝突當晚，有人於網絡上公開沙田多座大廈的大門密碼，方便犯事者逃之夭夭，此舉嚴重罔顧大廈的保安風險和鄰近居民的安全。由此可見，威脅市民安全的人，根本不是警隊，而是那些極不負責任的滋事分子。若想保障市民的安全，不依靠警隊，還能靠誰？



洪英毅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香港青賢智匯副秘書長 明匯智庫青年研究員

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爭議和紛爭至今仍未平息，連續數個周末全港多區都有激進年輕人為主的暴力示威。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是盡快修補社會撕裂。然而，有論者認為這次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是過去幾屆政府在推行青年政策時力度不足，以致未能有效建構與青年溝通的橋樑，更遑論明白年輕人的需要。

事實上，早在林鄭月娥參選行政長官之時，便將青年政策列為其主要政綱之一。而在她上任特首一職之後，她和多任主要問責官員亦推出多項新的青年政策。除了將原有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升格為「青年發展委員會」之外，更推出多項鼓勵青年人議政、參政的計劃，例如有機會讓青年人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下稱：「自薦計劃」）。

「自薦計劃」有助青年人議政參政

誠然，特區政府的青年工作的確尚有很大進步的空間。可是，對於包括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在內的社會人士，認為鼓勵青年人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的「自薦計劃」，是「不切實際」、「一文不值」等，對此類批評，筆者並不同情。作為一名曾親身申請青年「自薦計劃」並參與面試的九十後青年，筆者希望透過本文，帶出「自薦計劃」如何有助青年人議政、參政的信息。

首先，設立「自薦計劃」的初衷，本來就是希望廣納賢能，讓有志發揮自己所知所長的年輕人，向各個政府諮詢委員會表達青年人的訴求。根據民政事務局的資料，目前政府共委任了約4,500名社會人士、為約43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服務，協助這些組織制定決策和執行法定職能。當中18至35歲的青年委員比例已由2017年的464名增加至2018年年底的620名。而隨着「自薦計劃」自2018年起常規化，加上許多出席「自薦計劃」面試的申請人，都已經授權政府將他們的資料存入政府中央資料庫內，讓各政策局和部門提取資料考慮委任，因此筆者深信，青年委員的比例有望繼續提高，意味着年輕人將會有更多更明確的渠道，向有關當局表達意見和訴求。

對專業知識和經驗要求高非常合理

另有個別人士質疑，「自薦計劃」奉行「精英主義」，極高的門檻使大部分普通青年人、特別是基層的青年人難以入圍。然而，從筆者親身參與面試的經驗來看，有關批評未免有點偏頗。事實上，各政府諮詢委員會專注的領域甚為明細，因此對於各委員在專業知識和經驗方面有較高的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筆者早前參與「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面試時，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面試氣氛甚為熱烈，而表現較出眾的幾位青年朋友，均曾親身與更生人士接觸（例如為關注更生人士的非牟利組織擔任義工、參與懲教署舉辦的更生「先鋒計劃」等），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例如本身是專門刑法的執業大律師等）。正因為這幾位青年本身對有關政策範疇已有一定認識，筆者認為他們能在面試中突圍而出，當然也是實至名歸的。筆者雖然在該次面試落選，但對於面試官擇優而錄實在心悅誠服，因為筆者深信能在如此激烈的面試中鶴立雞群之人，除了滿腔熱忱外，也必定已為加入諮詢委員會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自薦計劃」對於有志參政、議政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平台。雖然因每個委員會的青年委員名額並不多以致競爭激烈，但筆者相信，有志參政議政的年輕人，都會在準備和參與面試的過程中，加深對於政府的運作了解，更可以向其他優秀的年輕人學習。因此，筆者衷心希望政府能繼續推行「自薦計劃」，鼓勵更多青年人參政、議政。

一再抹黑警察 實在居心叵測

冀政府續推「自薦計劃」 鼓勵更多青年參政議政